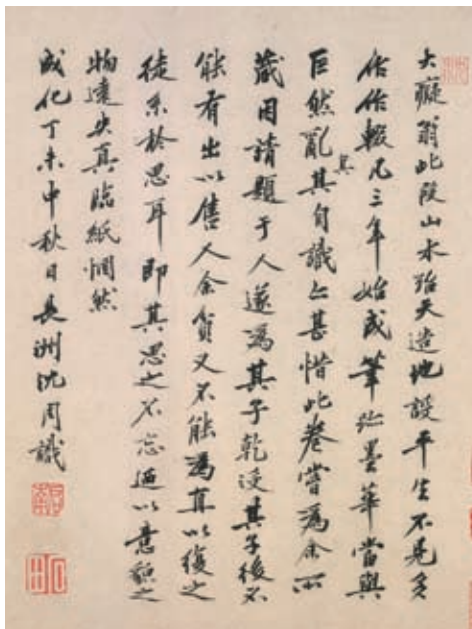




圖二 沈周 追仿本卷 縱36.8、橫855公分 作者自識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 《富春山居圖》名考

樓秋華

至正七年僕泊富春山居  
無用師偕往暇日於南樓援筆寫成此卷興  
之所至不覺晝夜布置如許逐旋填剗閱  
三四載未得完備蓋因留山中而雲遊在外  
故尔今特取回行李中早晚得暇當為着筆  
無用過慮有巧取豪斂者俾先識卷末庶  
使知其成就之難也十年青龍在庚寅歎  
節前一日大癡學人書于雲間夏氏知止堂

圖一 元 黃公望 富春山居圖（無用師本） 作者自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如同其他一些傳世名作，《富春山居圖》原本也無圖名。（註一）

黃公望在其尾款中只是題寫「僕歸富春山居」云云，所以在日後的傳承遞藏中，此圖的名稱一直在變化流行之中。其間幾經易名，最後在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初漸為世人普遍稱之為《富春山居圖》。這當中的對應關係足以引人深思，而絕非能簡單地將此歸於「約定俗成」之類的托詞輕輕閃過，是偶然抑或必然？縱而觀之，《富春山居圖》一名的形成與流傳深深地融入了後人在三四百年間對這一赫赫巨跡不斷解讀的心路

歷程與遞藏印跡，以致於清乾隆十年（一七四五）以來曠日持久的真偽之辨與名實之爭。故於此試作考述。

一、黃公望（一二六九—一三五四）

至正十年（一三五〇）歌節前

一日自題：「至正七年，僕歸富春山居，無用師偕往……」（圖一）

二、沈周（一四二七—一五〇九）

成化丁未（一四八七）中秋日，

沈周在其追仿本中自識云：「大癡翁此段山水，殆天造地設，平生不見多作……」（圖二）

弘治新元（一四八八）立夏日題跋：「……此卷全在巨然風韻中來。」（圖三）

三、姚綬（一四二二—一四九五）

成化丁未（一四八七）重九前

一日詩跋：「……吳郡節推樊君舜舉得大癡臨本喜甚，徵余作歌（溪山勝處），畫得之，歌則不逮焉。」（圖四）

四、吳寬（一四三六—一五〇四）

詩跋：「沈石田追仿黃大癡長

卷，為林（按，應作樊）御史舜舉題……」（註二）

五、文彭（一四九八—一五七三）

隆慶四年（一五七〇）四月題

跋：「右大癡長卷昔在石田先生處，既失去，乃想像為之……」（圖五）

六、莫是龍（一五三九—一五八七）

萬曆癸未（一五八三）題：「余

自癸未從梁溪道中，見談氏攜黃子久畫一卷，後復有沈徵君啓南摹子久筆意一卷，遂成合璧。」（註三）

七、董其昌（一五五五—一六三六）

萬曆丙申（一五九六）十月七日

題跋：「……唯此卷規摹董、巨，天真爛漫，復極精能。」（圖六）

甲寅（一六一四）春三月題：「子久論畫，凡破墨須由淡入濃，此圖曲盡其妙，平澹天真，從巨然風韻中來。余家所藏《富春山卷》，正與同參也。」（註四）（見本期，頁四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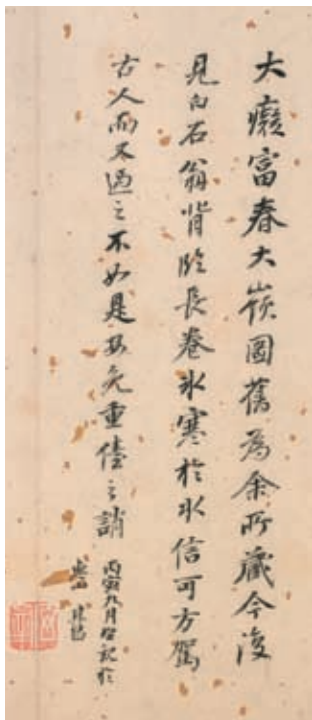
「黃子久《富春大嶺圖》，沈啓南家藏物也。錫山談參軍得之，後歸周台幕，友人華中翰為予購之。尚有啓南擬作一卷，在錫山吳太學家，因臨其位置識之。董玄宰。」（註五）

丙寅（一六二六）九月望，觀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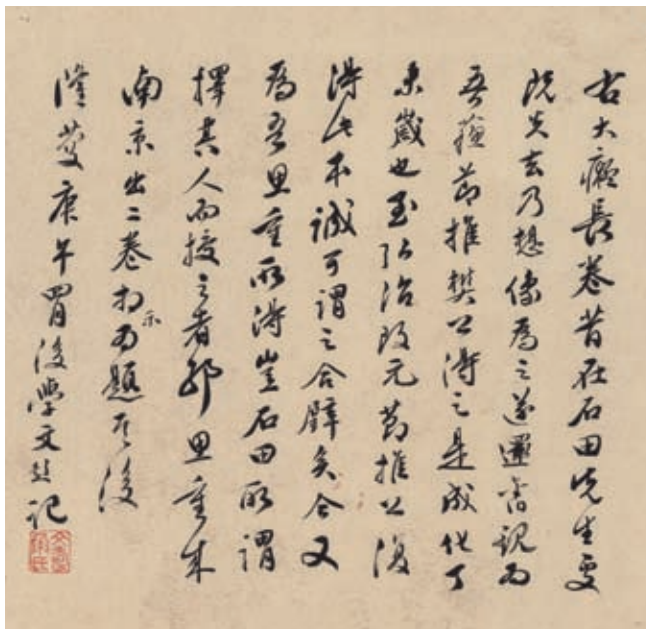
惠山題記：「大癡《富春大嶺圖》，



圖六 無用師本隔水綾重其昌題跋



圖七 沈周 追仿本卷後董其昌題跋



圖五 無用師本卷後文彭題跋

十、張丑（一五七七—一六四三）  
「大癡畫格有二……近見吳氏藏公〈富春山圖〉一卷，清真秀拔、煩

簡得中，其品當在松雪翁上也。」

「黃一峰畫卷，自當以〈富春山圖〉壓卷，〈江山勝覽〉次之……」

又云：「黃子久〈富春山圖〉，水墨紙本袖卷，今在宜興吳氏，後有李貞伯、沈啓南二跋，極稱許之。在吾家

〈溪山雨意圖〉上，或以簡潔少之過矣。」（清河書畫舫）

十一、張宏（一五八〇—約一六六八）  
己酉順治六年（一六四九）秋

題：「世傳大癡老人〈富春山圖〉甚快人耳，難於一觀。……張宏並識。」（圖八）

十二、鄒之麟（一五八一—一六五四）  
順治七年（一六五〇）題跋：

「……至若〈富春山圖〉，筆端變化鼓舞，又右軍之〈蘭亭〉也，聖而神

識。」（圖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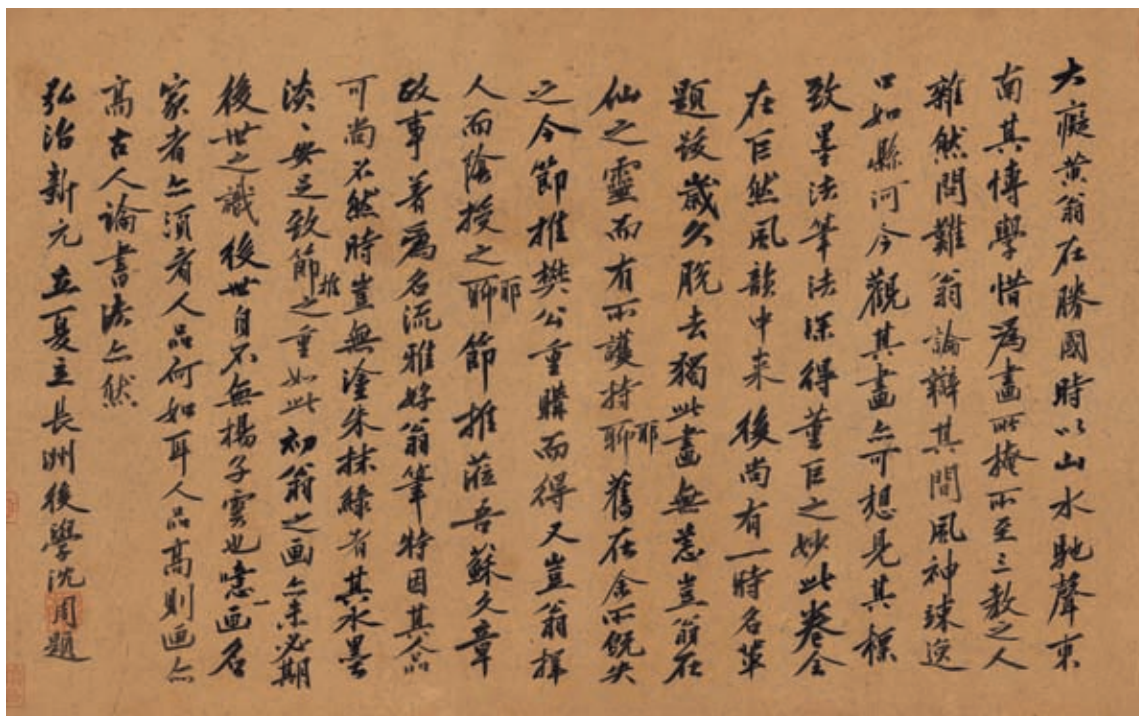
十三、沈顥（灝）（一五八六—約一六六二）  
辛卯初夏（一六五一）題記：

「……時問卿孝廉邀余過雲起樓，出子久富春山中所圖長卷縱觀之，驚喜往復，不忍釋手。」（註八）

十四、侯朝宗（一六一八—一六五五）  
順治九年（一六五二）記云：

「吾聞是樓之下曰富春軒，孝廉（問卿）嘗藏黃子久所畫〈富春圖〉於此。其死時，若有慨其後之不能守者，命投諸火以殉。」（侯方域集校箋）

十五、周亮工（一六一二—一六七二）  
「鄒衣白先生畫法全模子久……晉陵吳問卿家藏子久〈富春山圖〉長卷，為子久生平第一畫。先生極愛



圖三 無用師本卷後沈周題跋



圖四 沈周 追仿本卷後姚綬題跋

舊為余所藏，今復見白石翁背臨長卷，冰寒於水，信可方駕古人而又過之。不如是，安免重疊之謂。」（圖七）

丁卯（一六二七）夏自題：

「余以丙申冬得黃子久〈富春大嶺圖卷〉；以丙寅秋得沈啓南仿癡翁〈富春卷〉，相距三十一年，二卷始合……丁卯夏五日雨窗觀長衡鑒定，因書此以志崇慕。」（註六）

八、李日華（一五六五—一六三五）  
「知止堂，雲間夏世澤所居，趙魏公書扁……予所藏黃子久〈溪山長卷〉，款云作于雲間夏氏知止堂者此也。」（註七）

萬曆三十九年辛亥（一六一一）二月九日記：「九日，譚愚公以董思白仿黃子久〈富春山圖〉見示，筆意亦松活松（疑為「怡」字之誤）人，效者不能也。」（味水軒日記）

九、陳繼儒（一五五八—一六三九）  
崇禎甲戌（一六三四）五月前

一日題跋：「思翁有大癡〈富春山卷〉，歸之澈如光祿。」（董華亭書畫錄）

萬曆三十九年辛亥（一六一一）二月九日記：「九日，譚愚公以董思白仿黃子久〈富春山圖〉見示，筆意亦松活松（疑為「怡」字之誤）人，效者不能也。」（味水軒日記）

九、陳繼儒（一五五八—一六三九）  
崇禎甲戌（一六三四）五月前

一日題跋：「思翁有大癡〈富春山卷〉，歸之澈如光祿。」（董華亭書畫錄）

萬曆三十九年辛亥（一六一一）二月九日記：「九日，譚愚公以董思白仿黃子久〈富春山圖〉見示，筆意亦松活松（疑為「怡」字之誤）人，效者不能也。」（味水軒日記）

九、陳繼儒（一五五八—一六三九）  
崇禎甲戌（一六三四）五月前

一日題跋：「思翁有大癡〈富春山卷〉，歸之澈如光祿。」（董華亭書畫錄）

萬曆三十九年辛亥（一六一一）二月九日記：「九日，譚愚公以董思白仿黃子久〈富春山圖〉見示，筆意亦松活松（疑為「怡」字之誤）人，效者不能也。」（味水軒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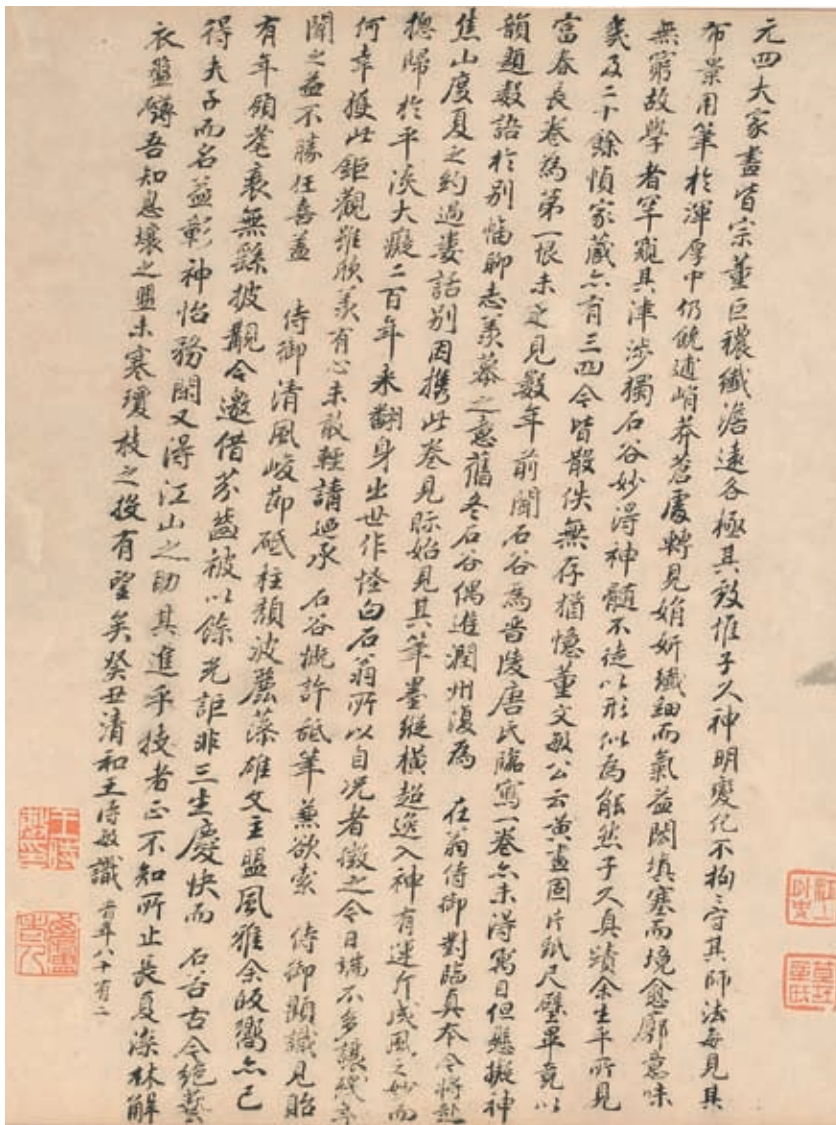
九、陳繼儒（一五五八—一六三九）  
崇禎甲戌（一六三四）五月前

一日題跋：「思翁有大癡〈富春山卷〉，歸之澈如光祿。」（董華亭書畫錄）

萬曆三十九年辛亥（一六一一）二月九日記：「九日，譚愚公以董思白仿黃子久〈富春山圖〉見示，筆意亦松活松（疑為「怡」字之誤）人，效者不能也。」（味水軒日記）

九、陳繼儒（一五五八—一六三九）  
崇禎甲戌（一六三四）五月前

一日題跋：「思翁有大癡〈富春山卷〉，歸之澈如光祿。」（董華亭書畫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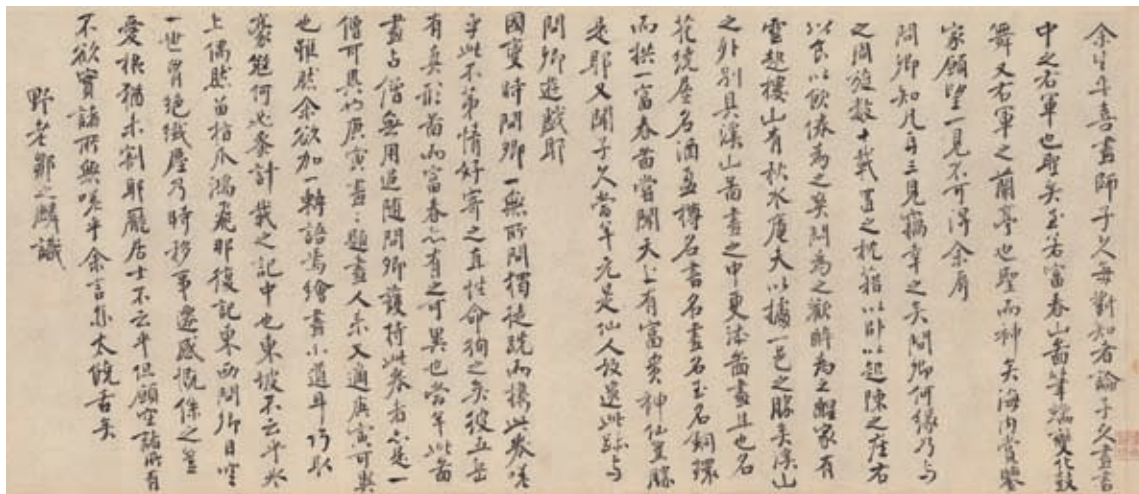


圖十一 王翬1672年為好友苴重光仿本卷後王時敏題跋 縱38.4、橫743.5公分 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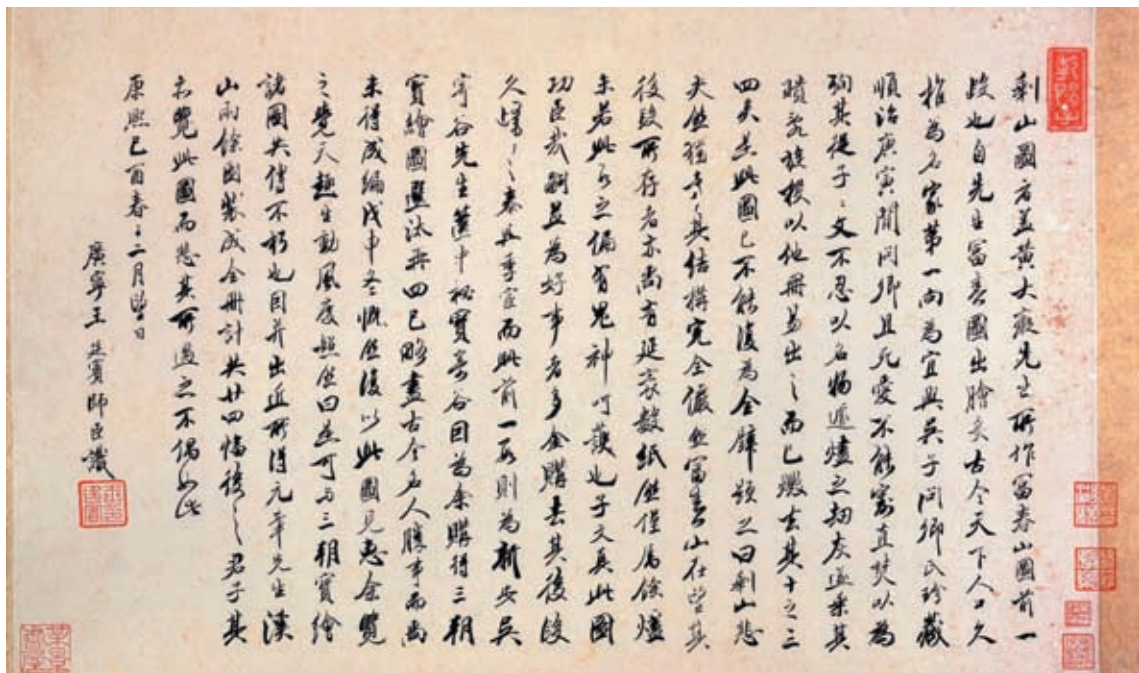
元四大家畫皆宗董巨穠纖浩遠各極其致惟子久神明變化不拘守其師法每見其布景用筆於渾厚中仍饒峭蒼意處轉見娟妍纖細而氣益闊填塞而境愈廓意味無窮故學者罕窺其津涉獨石谷妙得神髓不徒以形似為能然子久真蹟余生平所見幾及三十餘慎家藏亦有三四今皆散佚無存猶憶董文敏公云黃蘖圖片紙尺璧畢竟以富春長卷為第一恨未之見數年前聞石谷為晉陵唐氏臨寫一卷未得寫日但懸擬神韻題數語於別幅聊志羨慕之意隔冬石谷偶過潤州復為在翁侍御對臨真本今將赴焦山度夏之約過妻話別因攜此卷見眎始見其筆墨縱橫超逸入神有運斤成風之妙而惺惺於平淡大癡二百年未翻身出世作怪白石翁所以自況者徵之今日境不多讓哉幸何幸獲此鉅觀雅欣羨有心未敢輕請過承石谷概許紙筆兼欲索侍御顯識見貽聞之益不勝狂喜蓋侍御清風峻節砥柱頽波嚴蔭雄文主盟風雅余敢嚮之已得夫子而名益彰神怡務閑又得江山之助其進乎技者不知所止長夏深林解衣盤礴吾知息壤之盟未寒瓊枝之役有望矣癸丑清和王時敏識 青年八十有二

十七、錢謙益（一五八二—一六六四）  
丁酉（一六五七）長至二日題：  
「大癡〈富春山圖〉已為焦尾琴、燒竹笛矣，〈浮嵐暖翠〉……」（註九）  
十八、程正揆（一六〇四—一六七六）  
順治十四年（一六五七）題記：

「〈富春山圖〉為子久名卷，經兵火，失其半，所存者歸泰州季氏。丁酉余得見於白下，因摹仿此卷。又聞有全幅臨本在吳門，記訪之。青溪道人揆。」（註十）  
康熙八年己酉（一六六九）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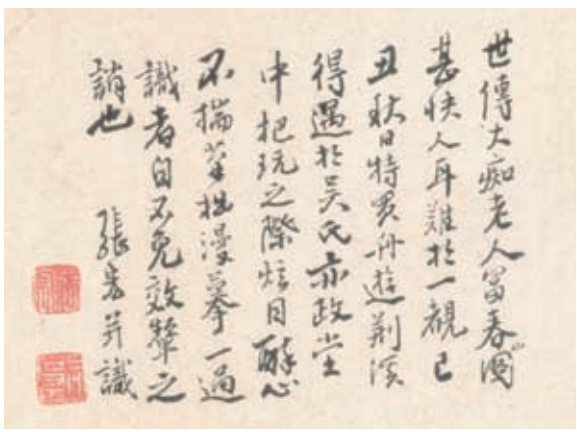


圖九 無用師本卷後鄒之麟題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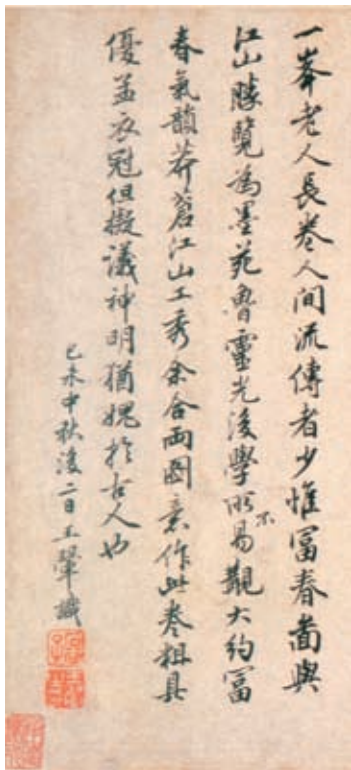


圖十 剡山圖卷後王廷賓題跋 縱31.8、橫51.4公分 浙江省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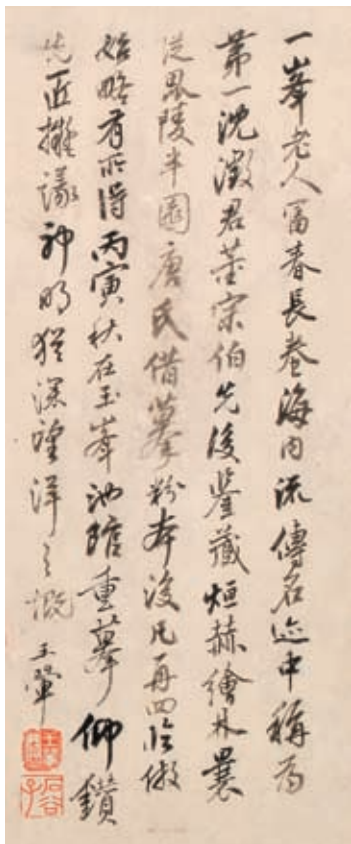
之……」（讀畫錄）  
十六、吳其貞（一六〇七—約一六七八）  
約壬辰（一六五二）五月二十四日後記：「黃大癡〈富春山圖〉，紙畫一大卷。畫法柔軟，鬆放秀嫩……」  
丙申（一六五六）四月二十五日：「是日所觀，予記中登過者如：王右軍〈袁生帖〉、米元章小楷〈挽辭〉、〈天機妙帖〉，黃大癡〈富春山圖〉……時丙申四月二十五日。」（書畫記）



圖八 張宏摹本 縱30.9、橫658.9公分 作者自識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筆者以為乃是1700年前後摹本偽託之作，並非出自張宏手筆。



圖十二 王翬1679年仿本款題 縱22.5、橫478.3公分 上海博物館藏 按，此卷迥異于王氏舊見之作。



圖十三 王翬1686年仿本款題 縱37、橫475公分 遼寧省博物館藏

人黃子久〈富春圖〉於內……」（湖海樓詩集）

二二、唐光（一六二六—一六九〇）

康熙甲子（一六八四）嘉平

一日：「……此卷與黃子久〈富春圖〉，同遭厄劫，作罷論久矣。」（註十二）

二三、惲南田（一六三三—一六九〇）

「昔黃公望畫〈富春卷〉，深自矜貴，攜行笈，歷數年而後成……」

「子久〈浮嵐暖翠〉則太繁，〈沙磧圖〉則太簡。脫繁簡之跡，出畦徑之外……其唯京口張氏所藏〈秋山圖〉，陽羨吳光祿〈富春卷〉乎！」

「子久〈富春山卷〉，全宗董源，間以高米，凡雲林、叔明、仲圭

諸法略備……」

「石谷子凡三臨〈富春圖〉

乎……從此〈富春〉副本，共有五卷，縱收藏家復有如雲起樓主人吳孝廉之癖者，亦無憂劫火矣，因識此以爲〈富春圖〉幸。」

「陽羨周穎侯氏……恒自誇詡一峰〈富春〉真跡已殘，惟摹本獨完。」

「吳問卿生平所愛玩者有二卷，一爲智永〈千文〉真跡，一爲〈富春圖〉，將以爲殉。彌留，爲文祭二卷。先一日，焚〈千文〉真跡，自臨以視其燼。詰朝焚〈富春圖〉，祭酒面付火，火熾輒還臥內……」（南田畫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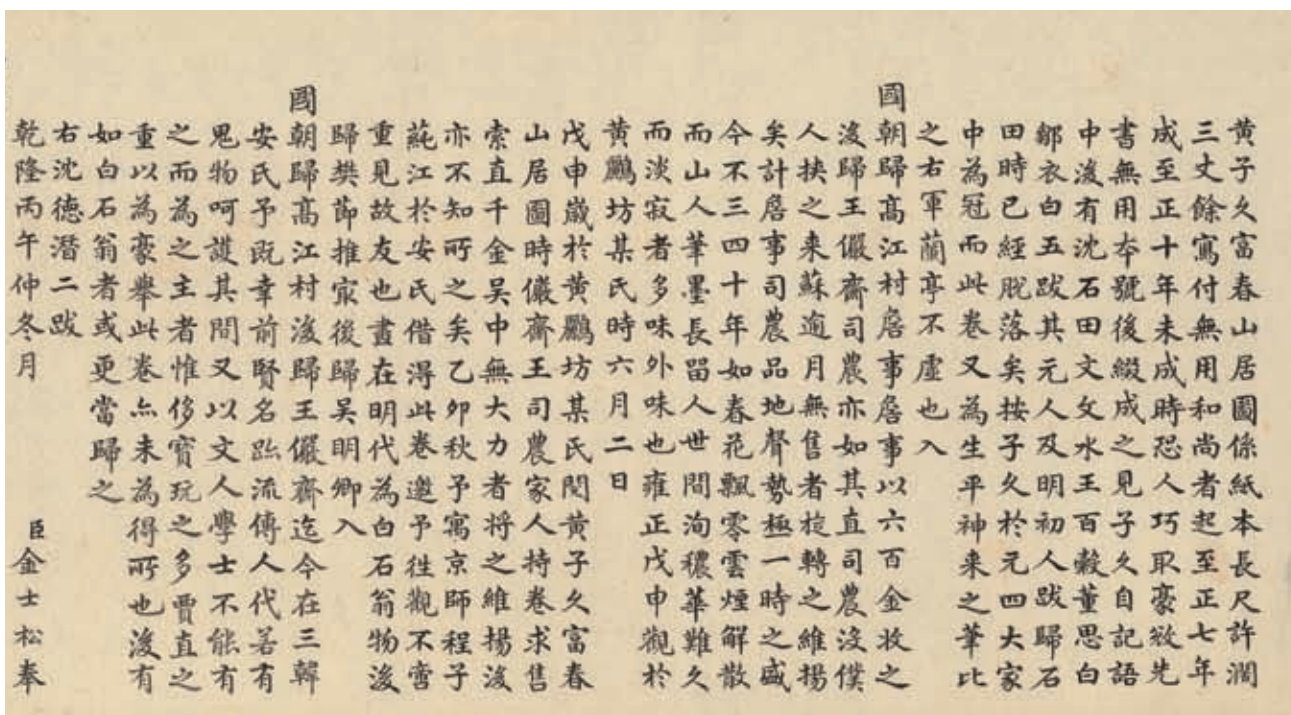
二四、王翬（一六三二—一七一七）

己未（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

中秋後二日題識：「一峰老人長卷人間流傳者少，惟〈富春圖〉與〈江山勝覽〉爲墨苑魯靈光……」（圖十二）

丙寅（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秋自題：「一峰老人〈富春長卷〉，海內流傳名迹中稱爲第一……丙寅秋在玉峰池館重摹，仰鑽先匠，擬議神明，猶深望洋之慨。」（圖十三）

庚辰（康熙三十九年，一七〇〇）夏自題：「子久〈富春山〉贈灸藝林，爲海內第一名跡。沈徵君、董文敏先後標題，畫學淵源，闡揚已



圖十四 無用師本卷後沈德潛題跋

盡……」（註十三）

二五、卞永譽（一六四五—一七一二）

「黃大癡〈富春山居圖〉並識卷，紙本……水墨。秋山疏樹、野水漁舟、遊人吟侶，或古剎閑行，或茅亭晤語，想見山居之樂。」（式古堂書畫彙考）

二六、顧復

「〈富春山〉……此從北苑得筆，所謂平淡天真也。李應楨、沈周跋、董文敏楷題隔水綾上，曰：吾師乎！吾師乎！……」

記石田摹本云：「〈富春圖〉紙六幅，長幾三丈，高尺餘，淺絳色，與原出稍異……」（平生壯觀）

二七、高士奇（一六四五—一七〇四）

「元黃子久〈富春山圖卷〉紙本……董文敏跋在畫前隔水綾上，書法秀美，幅中有揚州季氏藏印。案張清甫云尚有李范庵跋，今無之矣……」（江村銷夏錄）

二八、吳升

「黃大癡〈富春山居圖卷〉……癡翁此圖得北苑之陶熔，化工之機發也。」（大觀錄）

二九、吳歷（一六三二—一七一八）

「大癡晚年歸富陽，寫〈富春山卷〉，筆法遊戲如草篆，傳聞有二本，一不知其詳，一被好事者拳拳寶愛……」

三十、沈德潛（一六七三—一七六九）

雍正戊申（一七二八）六月二日跋云：「黃子久〈富春山居圖〉係紙本，長尺許、闊三丈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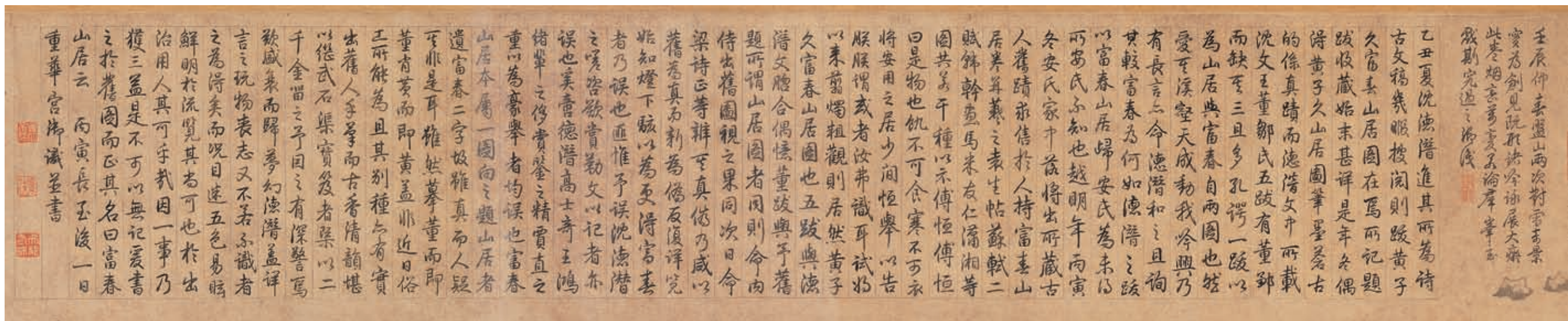
乙卯（一七三五）秋二跋：「戊申歲於黃鸝坊某氏閱黃子久〈富春山居圖〉，時儼齋王司農家人持卷求售，索直千金……」（圖十四）

三一、安岐（一六八三—約一七四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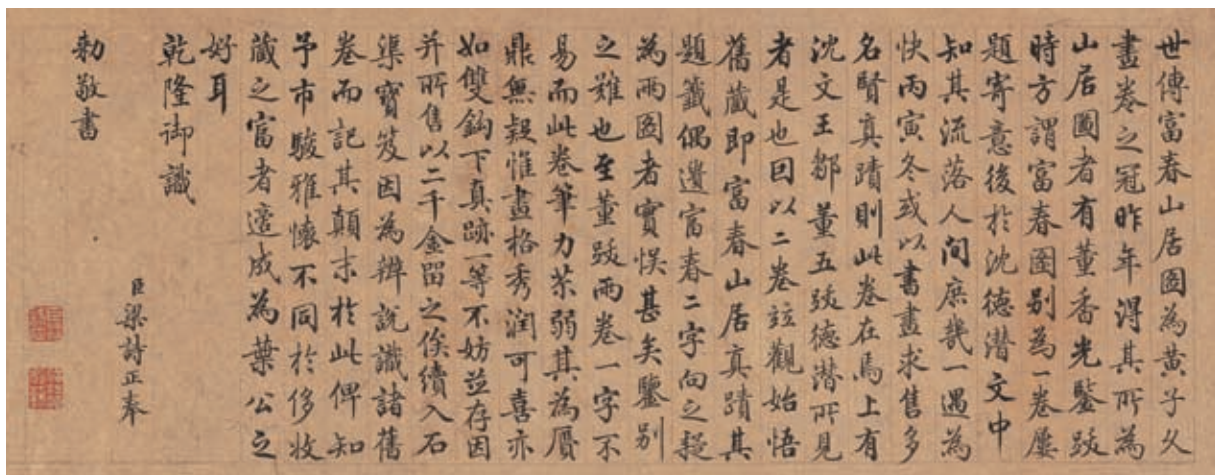
「公望〈富春山圖卷〉，紙本，淡著色，長卷並題。前綾隔水董文敏題，後紙有沈石田、文三橋、王百谷、周公瑕、鄒之麟題識。」

三二、弘曆（一七一—一七九九）

丙寅（一七四六）長至後一日題跋：「乙丑夏，沈德潛進其所爲詩古文稿，幾暇披閱，則跋黃子久〈富春山居圖〉在焉。所記題跋收藏始末甚詳。是年冬，偶得黃子久〈山居圖〉，筆墨蒼古，的係真蹟……爰書



圖十五 子明本乾隆題跋



圖十六 無用師本乾隆題跋

之於舊圖，而正其名曰〈富春山居〉云。」（圖十五）

「世傳〈富春山居圖〉為黃子久畫卷之冠。昨年得其所為〈山居圖〉者，有董香光鑒跋，時方謂〈富春圖〉別為一卷，屢題寄意……適為葉公之好耳，乾隆御識。」（圖十六）

「〈富春山居圖卷〉，……其峰巒則有似營邱者，有似貫道者……所謂神韻超軼也……長二丈余，高一尺二寸。」（墨井畫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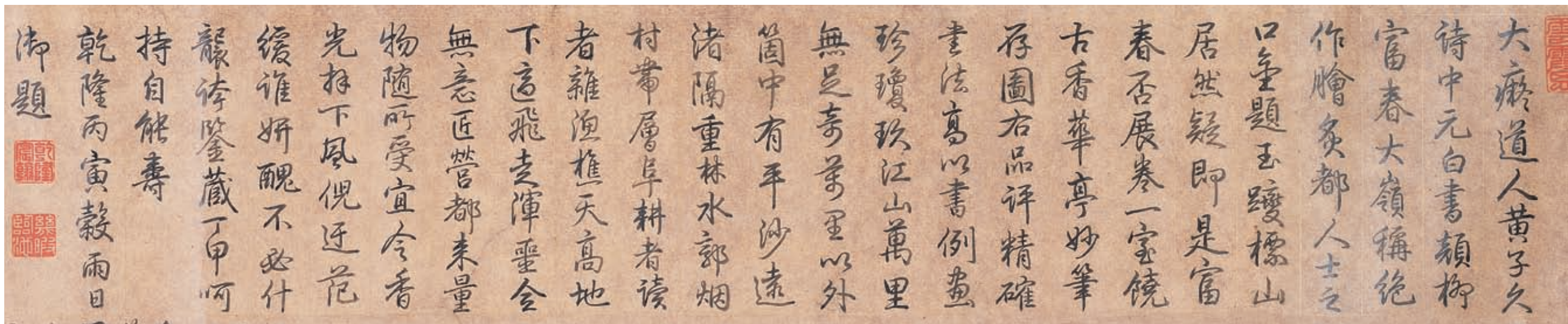
三四、方薰（一七三六—一七九九）「子久〈富春山居〉一圖，前後摹本，何止什百……一如模本〈蘭亭序〉，『定武』為上。」（墨緣叢觀·續錄）

由以上五十五處題跋及著錄可知，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一名，歷經三四百年的數番變遷，從最初的無名到〈富春山卷〉、〈富春大嶺圖〉、〈富春卷〉，再至〈富春山圖〉、〈富春圖〉、〈富春〉、〈富春長卷〉、〈富春山〉等等，及至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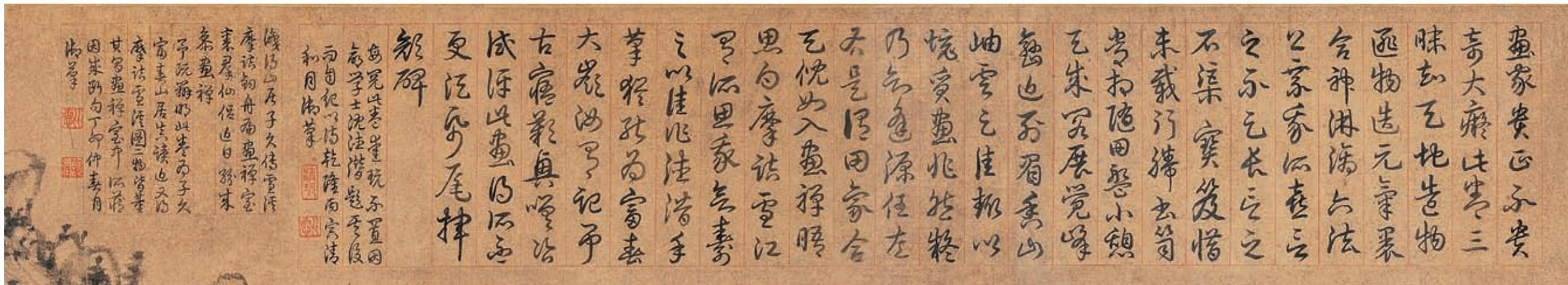
吳升《大觀錄》中，正式出現〈富春山居圖〉之名。直至雍正戊申（一七二八）六月二日沈德潛于黃鸝坊題跋為「黃子久〈富春山居圖〉係紙本，長尺許、闊三丈餘……」之後，這一名稱漸為世人所共識。以後的弘曆、張庚、方薰、錢杜等人均沿用之。據此，我們可以認為〈富春山居圖〉一名的形成與傳播時間約在一七〇〇年前後數十年間。尤其是《式古堂書畫彙考》中的題記為〈富春山居圖〉一名作了極為恰當的闡述，令人神往。近世鑒賞家則因真偽論辯而又將其名之曰「無用本」、「無用師本」、「無用卷」、「無用師卷」等等，以示與「子明本」分別之。

在這當中，董其昌對此卷山水畫稱謂的變化最為有趣，從一五九六年的「唯此卷」，到一六一四年的「余家所藏〈富春山卷〉」，至一六二六年則稱為「大癡〈富春大嶺圖〉」及一六二七年的「〈富春大嶺圖卷〉」等。從「〈富春山卷〉」改稱作「〈富春大嶺圖〉」，兩者變化較

大，頗為引人注目。究其原因，我以為大致有三種可能性，一種是隨著董的年歲漸高，而在一六二六年（時已七十二歲）題作「舊為余所藏」，則此卷之前已抵押至吳澈如家，同時又受到黃公望另一件圖名為〈富春大嶺圖〉（註十四）的影響，以致其誤記。第二種可能則是董其昌在一六一四—一六二六年之間得知黃公望與富春大嶺山（原名胡鼻山）一帶關係密切，故董認為黃公望「僕歸富春山居」期間所作的長卷乃是繪寫富春大嶺一帶之景色，因而改稱為〈富春大嶺圖〉。當然，就黃公望〈富春山居圖〉長卷畫面容納的豐富性而論，僅以如南京博物院所藏〈富春大嶺圖〉一類的短軸之名相對照，似乎過於局促，名小而實大，並不恰當；（註十五）所以我認為第三種可能性最大，即是由於當時的語言習慣使然。無獨有偶，清高宗弘曆也有類似的稱謂。他在乾隆丙寅（一七四六）穀雨日題詩云：「大癡道人黃子久，詩中元白書顏柳。〈富春大嶺〉稱絕作，膾炙都人士之口……」（圖十七）稍後



圖十七 子明本乾隆題跋



圖十八 子明本乾隆題跋

在清和月（即四月）又題曰：「畫家貴正不貴奇，大癡此卷三昧知……德潛手筆猶能為。」（《富春大嶺》汝有記……」。（圖十八）而他又在丙寅（一七四六）長至後一日題跋：「乙丑（一七四五）夏，沈德潛進其所為詩古文稿，幾暇披閱，則跋黃子久《富春山居圖》在焉……」，（圖十五）換言之，弘曆在早已熟知《富春山居圖》一名的情形之下，仍於詩中屢屢將其稱之為《富春大嶺》！因此，我們可以認為董其昌當年面對黃公望這件山水長卷時，自然會有應接不暇之感，而時或以「富春大嶺圖」名之。即所謂「大嶺」之名乃是指群山連綿不絕之態，這也正是董其昌謂之「富春大嶺圖」的本意之所在。當然，這一名稱與後世廣為傳播的「富春山居圖」相較，顯得過於平實，缺乏詩情畫意，故爾不為後人傳揚，也就不足為怪了。

於此，我們不妨對另一件「山居圖」名作，即卷藏上海博物館的南宋遺民錢選（約一二三五—約一三〇七）《浮玉山居圖》也略作考釋，以

助前論。

至正八年（一二三四八）九月八日，黃公望在此卷後題寫了較長篇幅的跋文，共七行，一百三十九字。

從圖十九不難看出，黃公望此跋的筆法結體、章法佈局與《富春山居圖》款識頗為近似。更由於錢選、趙孟頫與黃公望三人之間特殊的畫學關係，從而使得這兩件與「山居」有關的山水畫名作之間產生了某種令人矚目的聯繫。

與《富春山居圖》相似，錢選此畫原本也無圖名：「……右題余自畫山居圖，吳興錢選舜舉。」（圖二十）

而在後來的鑒藏題跋中，仇遠、張雨、黃公望、顧阿瑛、鄭元祐、楚石道人、倪瓚諸人均未提及《浮玉山居圖》之名。（註十六）

時至明成化癸卯（一四八三）二月四日，姚綬從沈悅梅之子手中獲贈此圖。從是年二月至次年二月之間，姚綬續題詩、記、賦、辭、歌等共計十四跋，隸、行、真、草俱備，洋洋灑灑達數千言之多，以致其在第十三

## 註釋

1. 按，〈刺山圖〉一名出自吳其貞《書畫記》卷三所記：「……今為予所得，名為〈刺山圖〉」。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年7月版，頁192。
2. 參見吳寬《匏翁家藏集》卷二十，《四部叢刊》本。
3. 《石渠寶笈續編·重華宮藏八》莫是龍題〈周砥·沈周銅官山色合卷〉，《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1冊，頁536。
4. 汪珂玉《珊瑚網》卷九，其中「妙」字誤錄為「致」。《中國書畫全書》第五冊，頁1068；原跡見《小中見大》冊，今藏國立故宮博物院；亦可參見傅申〈片面定案〉，《明報月刊》120期，1975年，頁98，圖版。據啓功先生在〈董其昌書畫代筆人考〉一文中考訂，是冊系「陳（明卿）畫董（其昌）題」，可以引信。詳見《啓功叢稿·論文卷》，中華書局，1999年版，頁197-199。
5. 青浮山人編輯《董華亭書畫錄》，「仿黃大癡〈富春大嶺圖〉畫卷」條，清光緒丙申（1897）六月元和江標湖南使院刻本。
6. 董其昌《容台別集》卷四〈畫旨〉。按，徐邦達先生在《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真偽考辨》一文中，據此認為「丙寅為天啓六年（1626），其時與原本並藏在董其昌家。」此說有誤。無用師本已在1626年前入吳之矩家藏，名為抵押而已。可參見拙著《〈富春山居圖〉真偽》，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10月版，頁93，注10。
7. 《四庫全書》，李日華《六研齋三筆》卷四。按，李日華應無時機收藏〈富春山居圖〉，此卷從1596-1650年間先後遞藏于董其昌、吳淩如、吳問卿處。或者此記有誤，如「藏」應作「見」之類，否則此〈溪山長卷〉當為大癡別卷。
8. 秦潛《曝畫紀餘》卷一，「沈石天摹大癡〈富春山圖〉」條。民國18年（1929）秦氏用聚珍版印。
9.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頁1542，「跋顧與治藏大癡畫卷」條。
10. 《四庫全書》，《石渠寶笈·初編》卷六，「程正揆仿〈富春山圖〉一卷」條。
11. 《十百齋書畫錄》丙卷，《中國書畫全書》第七冊，頁548。
12. 《故宮書畫錄》卷四，國立故宮博物院編，1956年，頁177。
13. 李佐賢《書畫鑒影》卷九，「王石谷仿大癡富春山水卷」條，《續修四庫全書》第1085冊，頁737。
14. 按，汪珂玉、郁逢慶、顧復三家均著錄同一幀沈周為文徵明所臨〈富春大嶺圖〉，而張庚《圖畫精意識》所錄黃大癡〈富春大嶺圖〉與南京博物院所藏〈富春大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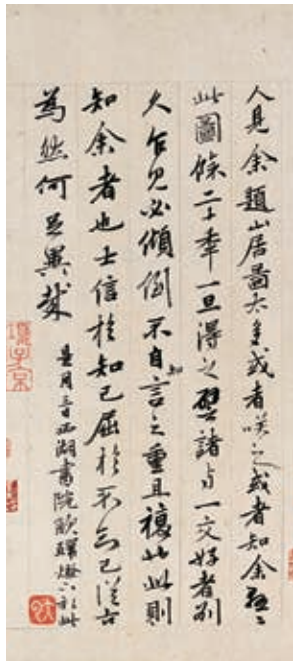
- 圖〉並不一致。詳可參見《〈富春山居圖〉真偽》，頁219-221。
15. 按青浮山人《董華亭書畫錄》「仿黃大癡〈富春大嶺圖〉畫卷」所記：「匹紙，凡四接，水墨。高九寸六分，長二丈二尺。行書款四行，後徐爾坦跋七行……」若此記不謬，則據其所錄尺寸可以推定董氏所摹的〈富春大嶺圖〉，正是他在1596年所購藏的無用師本，而非另有他本。這或許就是名為「富春大嶺圖」偽本出現之因。
  16. 參見《〈富春山居圖〉真偽》，頁227-229。
  17. 參見《〈富春山居圖〉真偽》，頁230。

## 參考書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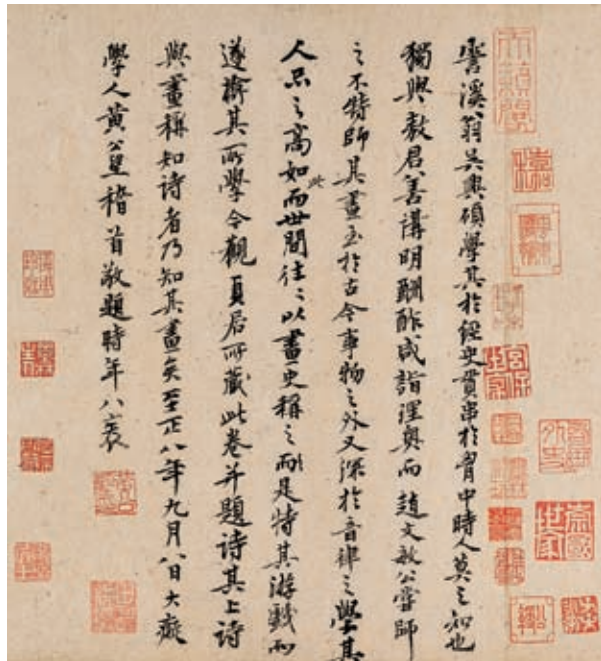
1. 李日華，《味水軒日記》，卷三，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2. 青浮山人，《董華亭書畫錄》。
3. 張丑，《清河書畫舫》，《中國書畫全書》，第四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年版，頁342。
4. 侯朝宗，《侯方域集校箋》，第六卷，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頁306-308。
5. 周亮工，《讀畫錄》，《中國書畫全書》，第七冊，頁949。
6. 吳其貞，《書畫記》，卷三，頁190-191。
7. 陳維崧，《湖海樓詩集》，卷四，患立堂初刻本。
8. 惲南田，《南田畫跋》，《中國書畫全書》第七冊，頁975，「為退翁老人畫長卷」條。
9. 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1682年成書），《中國書畫全書》，第六冊，頁31-32。
10. 顧復，《平生壯觀》（1692年成書），《中國書畫全書》，第四冊，頁989。
11. 高士奇，《江村銷夏錄》（1693年成書），《中國書畫全書》，第七冊，頁1002。
12. 吳升，《大觀錄》（1712年成書），《中國書畫全書》，第八冊，頁487。
13. 吳歷，《墨井畫跋》，《中國書畫全書》，第七冊，頁970。
14. 安岐，《墨緣彙觀·續錄》，《中國書畫全書》，第十冊，頁315。
15. 張庚，《圖畫精意識》，「富春山居圖卷」條，參見《昭代叢書乙集補》卷六，清道光十三年（1833）世楷堂刻本。
16. 方薰，《山靜居畫論》卷一，《知不足齋叢書》本。

跋中自嘲曰：「人見余題山居圖太多，或者笑之，或者知余懸懸此圖餘二十年，一旦得之，譬諸與一交好者別久，乍見必傾倒，不自知言之重且複也，此則知余者也。士信於知己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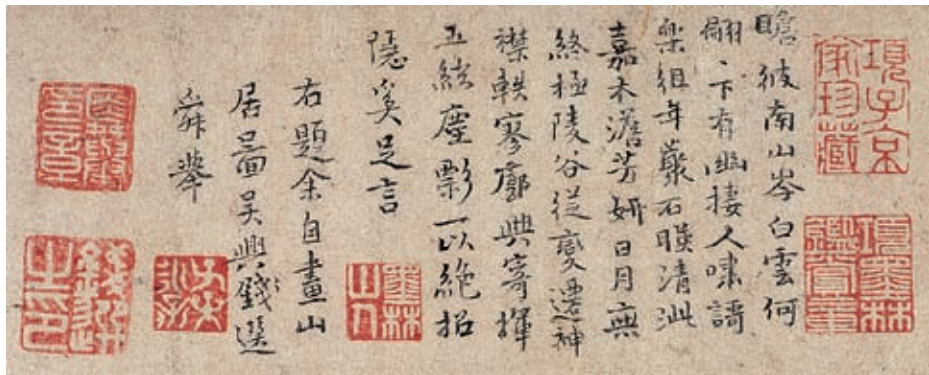
於不知己，從古為然，何足異哉！」（圖二一）當然，在上述姚綬衆多題跋之中，只稱作「山居圖」，仍無〈浮玉山居圖〉一名之蹤影，這在金湜所題



圖二一 錢選 浮玉山居 姚綬題 上海博物館藏



圖十九 錢選 浮玉山居 黃公望題跋 上海博物館藏



圖二十 錢選 浮玉山居 作者自題 上海博物館藏

引首，周鼎五題、楊循吉二題中亦是如此。

以上可知，錢選的這件「山居」名作在早期長達二百年左右的遞藏過程中，也一直與〈浮玉山居圖〉之名無涉。

如此看來，〈浮玉山居圖〉之名似乎只是後來汪珂玉、顧復等人強加上罷了。但這卷「右題余自畫〈山居圖〉」之作，果真如此嗎？其實不然，稍加追溯便可知〈浮玉山居圖〉一名的出現與確立，自有其內在的必然性，最直接的原因莫過於錢選與浮玉山之間的密切關係。（註十七）

所以，一些原無圖名，而最終成為膾炙人口的千秋「名跡」，往往出於鑒賞家、著錄家之手（口），為方便記錄、傳播而不得不「名之」，並因其名實契合而為後來者所公認。這一現象在歷代傳世名作中並不少見，〈富春山居圖〉與〈浮玉山居圖〉正是如此。

（本文所附圖版，除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富春山居圖·無用卷〉及〈富春山居圖·子明卷〉外，均經由鮑賢備先生向相關博物館〈院〉徵集獲取，謹表謝意！）

作者任職於浙江大學